

望见月光里的感动
让爱与牵挂绵长

■ 李晓

一轮明月悬浮在宝石蓝的天空中,它穿过39万公里的迢迢旅途,皎洁之光铺洒在万州的大街高楼,与大地上的灯火相逢在一年之中的中秋。

这一轮沐浴故国山河的明月,依靠太阳的反射之光,已向地球发出了45亿年之久的朗朗夜光,饱含家国情怀的光辉一直深深植入在中国人的基因里,它被记忆与情感的瞳孔无限放大。在一轮明月之下,让华夏子孙风尘仆仆穿越时空征途,在明月之下得以欢聚团圆,让嗷嗷待哺的心房,让沧海横流的人生,得到中秋明月光辉的美好慰藉。

去年中秋夜,一轮明月如约而至,城里70岁的魏大哥缓缓走向万州西山公园樟树林中一座汉白玉墓碑,他用棉布小心擦拭着墓碑与铜像,动作轻柔,目光关切。

这是他坚持了46年的习惯。墓碑与铜像的主人,是二战时期援华抗日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库里申科,彼时,他率领苏联空军重型轰炸机编队来到中国,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寇,1939年英勇牺牲,年仅36岁,长眠于万州的江畔公墓。

为英雄守护墓碑,这已是一个家庭长达67年的母子接力。1958年,在公园管理处从事绿化管理工作的魏妈妈,便开始了为英雄墓地守墓祭墓的工作,魏妈妈清扫墓碑与周围环境,一直到1978年退休,尔后由在这里顶替上班的儿子魏大哥继续接替母亲的工作,守护一颗来自异国他乡的英魂。

魏大哥一直记得母亲的话:“儿啊,英雄是我们国家牺牲的,我们要好好守护他,不要让英雄的魂灵在我们这里感到孤单。”

魏妈妈在91岁那年仙逝,与英雄的魂灵在迢迢时空里相遇了。

■ 唐利春

每逢中秋,在老家重庆南川,正是金佛山方竹笋采摘的时节,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方竹笋宴,又称“团圆宴”,那是南川人心中家乡的味道和情感的寄托。

灶膛里柴火“噼噼啪啪”地燃烧着,绽开灿烂的火花,欢快地舔着锅底,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被火光映成褐色的剪影,如一株贴在墙上的树,忽小忽大,斑驳摇曳。笋块入锅时,发出“滋”的一声轻响,随即水汽蒸腾,方竹笋的清香,在灶间氤氲四散,秋日的盛宴就此拉开帷幕。

母亲将新采摘的方竹笋,用小刀沿笋壳“人”字纹理划下,削下一层笋衣轻轻缠绕在手指上,笋壳就那么缠绕着食指优美地转着圈,一直转到笋根,一根白生生水灵灵如小小象牙宝塔的竹笋便展现在了眼前,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,闪烁着灵魂的光芒。而笨手笨脚的我,一直到现在都没能学会剥笋,只能一层层地剥开笋衣,速度极慢,用力过猛还会把笋子折成好几小段。

母亲说,第一株方竹笋带着大地的气息,至真至纯的美味是“炭烧竹笋”。把方竹笋连

■ 李永才

说起秋月门,相信很多涪陵人都不会陌生。那里曾经有涪州八景之桂楼秋月。楼侧有桂,桂旁有楼,不问先有楼还是先有桂,桂楼相伴,便是佳境;中秋月朗,丹桂飘香,熏风习习,秋声阵阵,别有一番雅趣。登楼赏月,饮酒赋诗,情遣诗酒花,景醉天地人,恰是心旷神怡,其乐无穷。这就是往日的桂楼秋月。

历史上,桂楼秋月所在位置有前后两地。据《康熙重庆府涪州志》载:“桂楼秋月,学侧明伦堂后,有楼高百尺。今圯毁。”记述的是明代的桂楼,位置大约在原八一路灯光球场附近。又据《涪陵辞典》:“秋月门,在中山路西端。因明代此地的老桂树旁建有一桂楼,人们中秋时节到楼门赏月,景致特美,故名。”此记述表明:明代的桂楼,在明末清初战乱中已毁去;位于秋月门的桂楼,实则为清乾隆年间(1736—1795),州人选址重建在一棵老桂树旁的,仅两层,远没有明代“楼高百尺”的雄伟。

如今,秋月门地名尚存,而桂树楼阁早已不见踪影。回想那些逝去的时光,这里的夜晚,宁静而祥和,月光洒在石板路上,映照出岁月的痕迹。曾经,多少文人墨客在此驻足,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,抒发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。

诗文可以存于纸质的历史文献之中,但葱茏的桂树,雅致的桂楼,早在晚清时期便已被扩展了的城市街区所摧毁,只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……

秋月门所在的街道

一轮明月照万州

而今,英雄长眠的墓地外边,是烟波浩淼的江面,呢喃柔波宛如亭亭玉立之城的裙边,公园里钟楼的沉沉铜钟,成为一座城市的古老计时器。

在悠扬钟声里,一座城市发生了沧桑巨变,在嘹亮钟声里,长眠于此的英雄,见证了他用鲜血生命换来的城市生长、静美生活。

魏大哥退休后,保留与母亲同样的习惯,只要在家,每天都要步行来到英雄墓碑前,擦拭墓碑铜像,收拾一下落叶残枝,深深地凝望。

中秋,是中国的传统节日,在这座城市团聚的灯火月光下,也要让长眠于此的英雄不孤单。这些年来的中秋夜,魏大哥都会悄然来到英雄墓碑前,放上一块月饼,轻声说:“今天是中国人的中秋节,英雄啊,请你尝一尝中国的月饼!”

去年中秋夜,魏大哥放在墓碑前的,是一块本地的芝麻冰薄月饼,月光如水,樟树林里掀动起一阵风,魏大哥突然泪流满面,他后来告诉我:“英雄在天有灵啊,我想那阵风,是我的心灵感应吧。”

魏大哥从公园墓地回家,站在自家的大楼顶,俯瞰着城市灯火,披着满身月华,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幅月下山城图,写下这样一句话:“中秋明月,想念为我们城市抛洒热血的先辈,我们团圆在时空中!”

今年的中秋就要到了,魏大哥告诉我,他还要去英雄的墓碑前,他手机里下载了一家媒体的纪录片,片子里讲述了英雄的故事。他要在那里用手机播放这部纪录片,畅游在时光河流里,感受一座城市在中秋夜里的时间重量,回望这座城市的历史远影。

一座城的中秋夜,有思念缅怀先人前辈的目光,有亲友团聚的人间烟火,还有在月光下放飞梦想。

秋日笋鲜

同竹壳一起,埋进烧红的炭火里,烧笋子的同时,用茅筴把青椒串成一串串,埋在滚烫的柴灰里,翻来覆去烧软。十来分钟之后,扒出笋子,剥去烧焦的外壳,露出冒着热气的白嫩笋肉,和着火烧的青椒、大蒜一起用石臼捣碎,再拌盐、葱花。一口下去,笋尖的清甜脆嫩,青椒的鲜辣辛香流淌于口齿,如同山林间的一缕清风,轻轻拂过味蕾,渗入灵魂深处。

最爱的“外婆笋”,不仅是一道菜,更寄托着多少人对外婆的浓浓爱意和深深的怀念。在儿时记忆里,到了采笋季全家上山,一待就是十天半月,最方便的是带土豆这种易储藏的食材上山,每到饭点,外婆就会用方竹笋和土豆,为一家人做一碗热腾腾的竹笋汤。母亲传承的“外婆笋”,以新鲜的米汤和土豆泥为辅料,将方竹笋切成小块,用背尽量打碎,加老盐菜颗粒混锅一起熬制,入口绵柔细腻,咸香温柔,外婆慈祥的笑容和她那双勤劳的手就浮现在眼前,感觉暖暖的、美美的,是无论走遍天涯海角,都印刻在脑海中的,深藏在记忆里,缱绻在味蕾间的菜肴。

童年的餐桌上,母亲和所有心灵手巧的村妇们一样,就这样将一根根普通的方竹笋或煮、或炖、或拌、或炒,演绎出一道道鲜活可

桂楼秋月

叫中山西路,从西门口到秋月门,这一条街道曾经是涪陵最热闹的商业街。在上世纪50—80年代,涪陵地区管辖十来个县,经常有一些会议在涪陵召开,当时最好的中山宾馆就坐落于此,还有秋月门旅社也在这里。

那时,这里还有家五一豆花馆,在涪陵非常出名,吸引了无数食客前来品尝。我每次路过,都会停下来眼巴巴地瞅一瞅,鼻子不争气,就用眼睛和耳朵闻,从店堂里传出的砸吧声,咕噜声,激发我的味蕾躁动,没站几秒钟,清口水已吞累了喉咙,赶紧离开,刚走出几步,香气便追踵而来,一会儿就漫过大半条街。

那时候,在秋月门这地方,还有五一剧场,位于水井湾与无祀坛街之间,也就是1953年成立的涪陵川剧团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在涪陵五中读书时,还去那里看过《抓壮丁》《十五贯》等戏剧。剧场堂子很大,有楼座和堂座。五一剧场的街对面是五一根店与杨柳巷等。可以说秋月门当时在涪陵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商业和文化中心。

那时的秋月门拥有涪陵唯一的客车站。对于老一辈涪陵人来说,这里有他们青春的足迹,寄托过他们的梦想与希望。他们在这里送别友人,踏上远行的道路,去追寻自己的人生理想。在那个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,每一次从秋月门车站出发,都意味着旷日经久的离别。站台上的挥手,包含着无尽的牵挂与不舍。

对于孩子们来说,秋月门车站则是通往远方和回家的地方。自从1982年,我走过秋月门车站到秦义园的涪陵五中上高中始,每次回家和返校,我都在这里坐车。车站门口那条小街是那么的熟悉,简陋的会同桥、窄窄

我在城里的忘年交郑先生,在人群中是一副古板面孔,但我懂得他的细腻柔肠。68岁的郑先生常常潜伏蹲守在这座城市的小巷深处、高楼楼顶、西山山崖、河流中的一艘小船上、一棵大树的枝丫中,从不同时间、不同角度,为这座城市拍摄了数万张照片,记录了一座城市生长的清晰模样。

前年中秋夜,我与郑先生在他家阳台上品尝他亲手做的月饼,他拿出一本自费印刷的摄影集,这是他为这座城市存档的第5本摄影集。

月光下,郑先生告诉我印刷摄影集的心衷,他说,我们要做父母的孝敬儿女,一个人,对生养的城市也要孝敬,把这些摄影集传给后辈,也算是对一座城市的孝敬之礼吧。

同郑先生分别时,他突然握住我的手,语气诚恳地说:“我还有一个心愿,想到月球上去看看,去拍摄照片。”我大惊,感觉郑先生在中秋夜的想法看似有些异想天开。但是,郑先生,在缥缈月光下,梦想,总是美的,哪怕遥不可及。

在这座城市的灯火里,在街头开夜市摊的傅大哥,就靠一个卖豌豆粉、小煎包、小火锅的摊子,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,把儿子培养成了博士生。那年中秋,深夜了,我感觉肚子有些饿,就去傅大哥的小吃摊前吃了一碗豌豆炖粉。傅大哥坐在小板凳上望着玉盘明月,突然说:“月亮上有些啥啊,真想上去看一看。”

傅大哥的这个想法,让我想起郑先生的大胆梦想,也想到了魏大哥年复一年的守候。梦想的月光照亮着现实,一轮明月下,我们可以把梦想说出口,告诉月亮,一座城市里无数人的缤纷心愿;也同样可以在这片清辉中,铭记那些长眠于此的远方英魂。个人梦想,家国记忆,在一轮中秋明月下,皎洁生辉,绵延不绝。

见、简单自然的菜肴。这一碗香气扑鼻的腊肉炒笋片,红白相间,热气腾腾,是方竹笋的清香邂逅腊肉的醇香,在荤素搭配间碰撞奇妙火花,释放出森林的气味、农家的炊烟气;那一盘浓郁鲜美的白油笋条,选用笋尖最鲜嫩的一段,用白油翻炒,大骨汤勾芡,浓郁的汤汁温柔地包裹着鲜嫩的笋条,“咔滋”一声入口,仿佛整个秋天的美味都锁在了口中。还有竹香缭绕,生津开胃的凉拌笋丝,口感清脆,肉质鲜嫩的清水笋,咸甜交织、外酥里嫩的纸包笋……

在金佛山人的眼里,方竹笋生于竹鞭,长于金佛山上,是大自然给予的最美好的馈赠。如今,在南川城里,全笋宴为主题的饭庄比比皆是,用平凡食材演绎家的温暖,各式风味别样的方竹笋菜肴已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又是一年中秋到,母亲打电话催我们回家采笋、食笋、庆团圆了。那一盘盘秋笋美味,是山风揉碎的月光,是竹影摇落的牵挂,是游子与故土之间,永不褪色的暗号,是秋日里的幸福滋味。

简单自然才是美味,方竹笋如此,人生亦如此。

的石子路,还有弥漫着香味的小饭馆,都给我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。

上世纪90年代至80年代末,是秋月门车站最辉煌的时候。从1991年至2005年,涪陵汽车客运站、客运西站和客运中心相继建立,秋月门车站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和生活。毫不夸张地说,几乎每一个涪陵人都在秋月门车站“出发或抵达”过。时光的车轮不停地旋转,如今,这个走过半个世纪沧桑岁月的车站,已悄然隐匿于城市的深处,再也看不到曾经热闹的场所。

从秋月门车站往西的秦义园,有曾经的百年名校涪陵五中,前身为创建于1903年的涪州官立模范高等小学堂,后在1981年被确定为四川省首批重点中学。

1982年至1985年,我在这里读了三年高中,五中的校园生活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。当时,秋月门向北有沿江路可以走到下河坝的无祀坛码头,向西是地区船舶厂,每当盛夏季节,我们都忘不了去造船厂与白鹤梁之间的浅水区游泳,让清凉的河水退去青春的火热,喝几口江水消解躁动的心扉,然后坐在沙滩上目送晚霞告别青山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随着南门山、高笋塘那一片商圈的兴起,以及行署搬迁、新车站的修建等原因,涪陵的商业口岸开始转向三环至四环路方向,秋月门逐渐开始落寞下来。

在涪陵人的心中,秋月门是一个独特的存在,它是时光的坐标,见证了太多人的过往,也见证了这座城市太多的历史变迁。当年的桂月楼是涪陵最富有诗意的地方,尤其是秋天的夜晚,人们聚集在那里,喝茶、聊天、赏月,多么惬意。如今,中秋之夜,人们是否还会想起它?

垫江二题

■ 蒋春光

土地

大多数时候,劳动并不是我们常常以为的那样,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词。事实上,劳动是一个沉静的词——静水深流的那种沉静,蕴藏着巨大力量的那种沉静。

前段时间,在重庆垫江白家镇,我见到了这里的五位劳动模范。白家镇劳模之多(全国劳模四位、市级劳模三位),全国罕见,所以也称劳模之乡。劳模是最为杰出的劳动者,但他们给我的基本印象,却是沉静——与普通农民毫无二致的沉静。我相信,这一定是劳动,特别是面对土地的劳动,赋予他们的特殊气质。

一个农民,一生都在土地上劳动,每天面对的是大地之下深广无际的沉默,人类的复杂语言在此基本无用,只有通过劳动,才能与土地对话。这种对话摒弃了日常的琐屑和无意义,充满了爱与尊重,还有来自生命繁衍的庄严。久而久之,土地上的劳动者就变得精神超拔,内心安稳了。自然地,其外在表现,就是沉静。

他们也有跟土地诉说心事的时候。这时他们只好使用人类的语言——那些莫名的忧伤和快乐,以及朴素理想,常常是羞于向人提起的——但他们用最简单的词,并且声音很低。因为脚下这块终年厮守的土地,完全能听清,并听懂他们说的什么。

这些劳动模范,与家乡的土地有着最为古老和质朴的联系。因为太热爱,所以舍不得土地被荒芜,被污染,或者被随便硬化成什么(除了道路等基础设施)。他们只在土地之上种植,饲养,并且仔细经营,造福于更广大的民众。

他们最乐意看到的,是庄稼丰茂,瓜果硕大,人畜两旺。他们聪明、踏实,有坚定的意志和持久的耐力,更有一颗善良的利他之心。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,一天一天改变着土地的面貌,也改变着自己和乡亲们的生活。虽然他们和土地都习惯于沉默,但彼此之间,却有着最和谐的律动和最深刻的理解。同时,这也是他们和土地之间的秘密,外人是无从知道的。

当这些劳模出现在我们眼前时,我们看到了他们。那是几个身上沾着泥土、面目沉静的劳动者;可是他们却未必看到了我们,因为在他们眼里,早已远山辽阔,繁花似锦,容不下我们这些不知道在忙些什么的闲散之人了。

咂酒

我不善饮。白酒不敢碰,啤酒不喜欢,葡萄酒能喝一点,但最能接受的,还是黄酒。度数不高又香醇可口,就算喝个半饱,也不过微醺,既有豪饮之势,也不至让肠胃翻腾,所以说是喜欢也不为过。

今年五月,去绍兴品过女儿红;九月,又去垫江喝了咂酒。虽说都是黄酒,但前者由糯米酿造,后者出自本地产的红高粱。前者馥郁芳香,后者口感醇厚,都是上好的酒品。

女儿红出自江南,又专为生女嫁女所酿,饮时多用细杯,且温且饮,颇为优雅。咂酒属于罐饮。若按旧例,则是抱将罐来,启封注水,插入竹管,众人围聚,轮流吸吮,动作和场面,都要粗放得多。

咂酒的这种传统饮法,多年以前,我在别处体验过。在更多年之前,白居易和石达开在垫江的永安也体验过。现在讲究卫生,改为一人一罐,但饮法相同。

饮咂酒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啊。首先是不做作。既然咂酒土头土脑,饮者也不必装模作样。想怎么喝就怎么喝,喝得咄咄作响也无所谓,没有谁说你不懂规矩。喝得兴起,想和朋友碰个罐,抱起来直接碰就是,别把罐子碰破就行。一罐喝完,大可再来一罐,人家只会说你酒量好,不会说你不斯文。这种松弛感,非饮咂酒难以体会。

其次是解渴。咂酒绵软醇厚,入口即走,顺喉而下,熟门熟路,顷刻就遍及肠胃,毛孔为之舒张,渴感消于无形。若是饮茶,毛口不会如此顺滑;啤酒苦涩,白酒辛辣,刺激是刺激,解渴就差一点了。当然,很多人会说啤酒更解渴,因为啤酒有气泡。但没有考虑过肚子胀?所以,还是觉得咂酒安逸。

最迷人的是咂酒带来的微醺之态。喝了一阵,身体有些飘飘然起来,这是进入微醺状态了,让人想起原来咂酒毕竟是酒,解渴之余,也是要醉人的。但这种醉非常温和,不头痛,不作呕,只是更兴奋,说话欲望更强,觉得身体轻盈,生活美好,心里烦恼一扫而空,当然也到了借只老虎来打一打的程度——那是白酒干的事。

垫江永安镇的梅咂酒,历经十四代四百多年传承,是重庆市级非遗。

参观了梅咂酒的制作工场,因为是发酵酒,过程没有蒸馏酒复杂,但还是有道工序,道道要求严格,静藏时间也不短,让我看到传统工艺的精致。

咂酒是藏于民间的小众酒,无作假的必要,也难有作假的空间,让人放心,真是好酒藏于民间。